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四十五

三五

詳校官侯補通政司經歷臣鄒祚熾



家藏集卷四十三

明 吳寛 撰

序一十二首

送少師徐公致仕還鄉序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宜興徐公今歳以老疾上休致之請天子難其去諭留者再其後請益懇始允之仍賜之敕以序公之賢而君臣之義於是為盡噫公之去可謂榮矣近世大臣之去有如公之

去者乎當公得旨之日公卿大夫相與追論公之平生咨嗟之聲相聞而不絕雖閭巷小民亦然葢為天下惜而非為乎私也既不能留則自館閣臺省與夫門生鄉里爭走文章鉅公家求言贈公以張其事至於郎署庶官則為歌詩所以稱頌乎公者連卷累冊至數十篇噫公之去可謂榮矣近世大臣之去有如公之去者乎豈惟近世為然古亦有如公之去者乎葢嘗觀于昌黎韓子送楊少尹序以漢二疏年老辭位去供張祖道都門

外送者二年數百兩道旁觀者歎息其賢班史既載其事後世復圖其蹟以揚侯之去丞相愛惜白以為郡少尹不絶其禄又為歌詩以勸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謂二䟽未必有是事蓋所以誇揚侯之盛也噫使昌黎生於今日見公之事又當作何語耶且揚侯為少尹特不絶其禄耳今天子念公既詔馳驛以行而俾官屬護送之且令有司厚給月廩而歲有隷人以供役焉聖眷未已又官其一子俾世世其禄焉然猶未已復遣中官持白

金寶鏹與夫襲衣往賜于其第蓋其盛如此古亦有如公之去者乎於是諸勲戚若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而下以與公同朝久享公之德亦皆惜公去而不能留者具圖與詩以贈則又兼疏揚之事而有之顧來請予一言予言何足為公重哉聊序公所以盛者而歸之

盛氏重修族譜序

惟盛氏在吳中為大族子孫散居郡邑多以醫為業當

皇明永樂間見用於朝若太醫院御醫啓東叔大二先

生尤著者其次亦多為郡邑醫官至於業儒而出往往
為名進士仕於内外者不絶故人指為衣冠家予少則
交其族人獲聞其家世之畧以為出宋參知政事文肅
公度文肅顯于當時功業在史傳世稱名臣豈所謂本
深而末茂者歟盛氏之彦曰用陽嘗以手修族譜請序
於予而自序其家世以示則益得其詳焉盖其先唐末
有諱璿者初居虞城後仕吳越為餘杭令始家于浙歴
四世曰京登宋真宗朝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文肅公則

其從弟也文肅生集賢校理中甫中甫生知宿州仲南仲南卒葬于汴子孫又家焉仲南生中和中和生瑄再世為司諫瑄生岫授宣義郎當靖康之難與其父扈蹕南渡通判平江府退居吴江儒林里而戚氏始為吴人後四世世曰益乃還居郡中益生中元為江浙醫學提舉司提領五世而絶季子宗仁生寓翁而醫復傳寓翁生景華在國初就賢良辟獲參大議不仕而歸啓東則其長子也其家世之可考者盖如此夫人莫不有所出而

知其所出者則少固其子孫漸微無所於考亦其人不為之考故耳夫不為之考則其所出不過得於傳聞傳聞之言止於三五世可也能至於數世皆能歷歷道其名字乎況能道其事行者乎此譜之所當作不可緩者用陽為此懼而矻矻乎忘其記載之勞自本而支衍而别之如序昭穆於宗廟之間秩然不亂其盛氏之良史哉蓋其譜初修于其先曰錢塘縣尉存誠其先君子汝德繼修之既四十年而族人益繁用陽於此焉置之豈

惟使後人莫考其先而已將使家乘斷缺而繼志之道衰矣然則用陽其盛氏之賢子孫哉用陽業儒而精於醫居市中而隱德甚著其名暄號師省於餘杭府君為十九世云

容菴集序

鄉校閭士人以舉子業為事或為古文詞衆輒非笑之曰是妨其業矣噫彼蓋不知其資於場屋者多也故為古文詞而不治經學於理也必闕為舉子業而不習古

作於文也不揚二者適相為用者也鄉貢進士謝君少游郡學即好古文詞既取鄉貢不幸未仕而卒幸其子晒及其二孫雍睦能承其家嘗痛其父祖早世而無所傳搜篋中得遺文數篇將刻之以自懈盖君没於景泰初至今已五十年吳中舉子何啻數百人其間登高科躋貴仕以功名顯者固有之餘子皆寂然無聞而謝君為當時所不好者獨傳於人不知君者讀之猶知有其人而若不死者則古文詞之為用豈特資於場屋而已

睦方為邑學弟子介其友陳維祐持君遺文來請一言予不及識君竊歎君所傳者止此使更活數十年其成就當如何哉聊書以還之君諱會字惟貞吾長洲人以號容菴故名其集云

經筵侍班倡和詩序

國朝經筵之設實自英宗皇帝之初其制以儒臣二人進講必以給事中監察御史各二人侍班令天子之八年為弘治乙卯又三年戊午吾鄉朱憲副天昭實以御

史嘗預其事天昭以其先曽大父三畏公在洪武中事高皇帝給事户科侍奉天門説書有詩乃以舊韻追次二首以紀其榮士林傳和成什渢渢乎其盛也惟朱氏出自睢陽自宋歴元累世業儒而仕入國朝得三畏公三傳為天昭並以文行列于侍從獲覿聖學於視朝之餘信可謂榮矣是宜詠歌相續而傳和之盛也夫講學之事在臺諫得預為榮若在翰林特常事耳今天昭之子希周弱冠登高科遂入翰林執經講學在上左右有

不必紀其事者夫惟以常事不紀吾見朱氏之榮所以為不可及也歟予不及識三畏公而與天昭父子厚善喜朱氏三世之有人也敬羨而書之

越溪盧氏族譜序

族譜之當作固也若世次之遠審而可信族人之蕃混而或遺必作之使近且少焉雖士大夫不以為意盖以為其族易知不必作爾孰知數世之後近者遠少者蕃後人欲作之則已無及矣此君子之所深慮而必惓惓

于斯者吾郡有盧氏世居越來溪之上有諱士誠者欲
作族譜未果而卒其子絅居鄉業醫恐墜先志竟成之
顧其譜自其身泝而上之特五世曰青州通判吉始自
青州而上有為臨安令者雖見於家乘以其父早孤不
知世次遂不敢載其慎重如此可謂不失之誣矣絅有
子曰雍修謹好學往年予家居持所業來見已嘉之及
是具書以其父所修族譜請題其首由今日觀之盧氏
世次之近族人之少此譜不作可也由雍以後子孫日

蕃支分派别欲考而知此譜非其權輿歟盧氏在唐爲望族名位有極顯者使他人必祖之而伯常於近世不可考尚闕而不書況遠者乎所謂其事核者豈特作史也哉吾是以題之弘治己未八月望日

送南京吏部尚書秦公詩序

自昔有國者多備兩京之制然非鑾輿所在特設留守而已未有如當代之盛者蓋自永樂間鼎遷于兹諸署在南京者視國初並設如故至官有多寡則繫於事之

繁簡非以南北之分有所輕重之也彼安於除命與乞便其私者固多其人或自以為輕重者其中往往不擇若置之外郡然豈以違遠闕庭不得近天子之光耶或以遷擢不同為言竊恐知其人之淺而賢者固不如是也蓋仕而能盡吾職展吾才雖四裔之遠莫非可居之鄉況周之豐鎬漢之灞滻地美物衆如古所稱佳麗地者乎不然豈若汲長孺之薄淮陽乎則今之南京又非淮陽一郡可比人豈當薄哉或曰蕭望之亦名臣也俾

守外郡則不願人亦效望之耳夫望之不願守郡以欲立朝居諫諍之職也今南京諫諍之職固在且當不諱之朝言路大闢凡食禄者皆得以建白而不拘於有言責者予竊恐知其人之淺而賢者固不如是也吏部右侍郎秦公出舒城故族以天順丁丑登甲科至今四十餘年涉歷中外政績茂著而清恪恭謹有前輩風今歲南京吏部尚書倪公奉旨遷兵部有參贊機務之寄大臣合詞舉公擬代天子知公賢可當斯任即可其奏公

感激擇日以行寮長宮傅屠公重其去賦詩贈之諸公皆和之屠公謂寛當有序夫南京高皇帝建都之地也吏部尚書高皇帝建官之制也誥詞具在昭如日星惟欲鑒別人才公於推舉以充任用耳盖視其事之繁簡而序其官秩者今日銓曹之常例也因其人之賢能而無拘於資格者又今日詔旨之殊恩也有若人焉凡為官長者皆得以奏薦其屬況掌銓曹之事者乎南京去此雖三千里而遠一疏疾馳越旬可至天子方側席以

待屠公得如詔旨斟酌舉用公可不留意乎寛幸承之忝佐其事於公之行也以事無大於此者故一言之

啓事餘情序

吏部所掌不一而以銓選為重其制見於高皇帝所定職掌傳之累朝遵行不廢然選有急選有常選急選多止數十人不過具疏奏請而已常選率二月一舉行則至數百人其儀天子視朝畢退就便坐尚書偕左右侍郎及吏科都給事中升階進奏奏巳天子特命光禄供

酒饌仍命中貴一人視疏所具疏入尚書以下及文選官屬出次闕左旁舍候得旨乃啓疏填榜揭示于衆其大畧如此其事可謂重矣顧此數百人者雖出於先時之所論定然品秩司署繁冗紛雜而欲取具於半日之間或稽校稍不審未有不舛譌者今四明屠公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進拜尚書自弘治丙辰二月掌選臨事優裕事無弗治且以餘力每選檢韻書次第拈三字為韻賦絶句一首與同事者更倡迭和積成巨卷取晉山公

語題曰啓事餘情間俾予序予從公後凡二歳餘見公才長而思敏精力尤過人怱遽中往往得句如常時自媿疲駑遲鈍章多不成竊嘗歎服不已而又何序之有比予蒙恩再入翰林公務清簡念公之意不可久違也乃卒序之昔在春秋之世列卿宴會必命賦詩以觀志君子即其所向而斷其所就無少爽者況銓選固所謂重事予聖主側席有招俫之心羣士彈冠有登庸之望使無一語以寫之得不為趙文韓宣子輩之所譏乎閲

是卷者毋曰寂寥乎短章不足以備詠歌之數即其言察其志將必有所得者詩凡若干首自丙辰訖巳未之作皆在後有所得當别為卷藏之公名滽字朝宗以尚書加太子太傅曰鍾為侶公大器曰民悦為秦公崇化曰瀚為林公亨大皆侍郎侶公今擢右都御史秦公南京吏部尚書曰源為李君本清曰矼為魏君秉德皆都給事中本清終太常寺少卿予為吳寛原博以侍郎今兼翰林院學士云弘治十二年冬十二月上日序

石田藁序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為至矣予則以為窮者其身阨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於悲耳故嘗竊以為窮而工者不若隐而工者之為工也盖隐者忘情於朝市之上甘心於山林之下日以耕釣為生琴書為務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為何制鍾鼎為何物且有浮雲富貴之意又何窮云是以發于吟詠不清婉而和平則高亢而超絶求之唐人若陸魯望是已令其詩

具在予嘗讀而愛之魯望吳人也吳之詩自魯望首倡盛于宋尤莫盛於元然其人多生於季世身雖隱其時則窮則其詩亦悲而已予嘗讀而傷之入皇朝來偃兵息民天下向治及承平日久人情熙熙士之求仕者爭治經義取科第而出若相城有沈氏顧獨好隱盖自緦菴徵士已有詩名于江南二子貞吉恒吉繼之至吾友啓南資更秀穎雖得于父祖之教自能接乎宋元之派以上遡乎魯望且其宅居江湖間不減甫里之勝賓客

滿座尊俎常設談笑之際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縁情叙事古今諸體各臻其妙溪風渚月谷靄岫雲形蹟若空姿態倐變玩之而愈佳攬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高亢超絶者兼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南而已予少居鄉亦喜為詩辱相倡和方自愧于松林之襲美而其子雲鴻乃欲得予序其石田藳者予何以為序也噫聖俞既仕而得予窮名啟南不出而全予隱節其詩之工一也而悲樂則殊覽者當自得之啟南詩餘發為圖繪妙

逼古人或謂掩其詩名而卒不能掩也今年七十餘詩思益發數日輒成什予雖不能窺其際又安得而盡讀之耶

使東贈別詩序

弘治十二年七月闕里災守臣遣人馳奏天子惻然思所以慰安先師孔子者內出祝詞擇儒臣往祭而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海虞李公世賢實承命以行士大夫爭賦詩送之而鄉人之仕於朝者則自成什

於是太常馬公宗勉委予序其首予讀其詩所以致疑於天人之際者深矣惟昔孔子過宋令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惡而伐之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葢天之厚於聖人如此及漢魯共王欲壞孔子宅以為宮室上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止人之尊乎聖人又如此然則今者召災之故天耶人耶吾何從而致詰耶公博學多識明乎劉向之説獨不能識此耶雖然是不必致疑亦不必致詰天子追崇正道宸衷靡寧公惟

將使指修祀事以達九重之誠而已惡庸知其他

尚書嚴公流芳録序

漢承秦後高帝與民約法三章既除其苛政及所用人皆重厚長者以革其澆風蓋天下不能户曉惟示以意向則人自化之考之當時如周勃曹參張相如數輩及其後石慶父子皆在顯位而嗇夫喋喋利口者竟不得用漢之所以治安者非更化用人之力乎自漢以後與者必乘極敝之後尚論其治質而近古皆莫漢若蓋歴

二千年而皇明興則元政之苛雖不及秦至于立國之道化民成俗之事多所未講又其季世強臣跋扈弑逆禍作亦亡之甚矣我太祖受天明命肇修人紀思有以變汚俗一時列于庶位者其間智巧而喜事者初或見容旋復斥去其憸佞奸頑之徒必殄絶之不使妨吾政令故一時信任莫非所謂重厚長者往往拔於田野之間置之廟堂之上尊寵峻擢不論資序其人設有過誤又必委曲保全而下及其家人皆知上意而翕然改行

淳風既回而天下大治矣求其人若兵部尚書唐公鐸
國子祭酒宋公訥春坊庶子鄭公濟光禄卿徐公興祖
可數者自後則又若工部尚書嚴公震直尤所信任特
被恩眷者也公湖之烏程人世力田為舊族洪武初設
糧長郡縣推擇得公每歲率先輸糧鄉民素感公德恐
後期累公無逋負者時方徵富民出仕號税户人材上
察公樸直勤事名至授布政司參議而留治通政司事
累遷工部尚書俄以公過降監察御史欲歴試以練其

才遠使者再事皆稱旨及所建白皆見施行遂擢都察院右都御史其屬復犯公過引以自責復降御史未幾仍拜工部尚書凡公貶秩則恩眷愈重而公奉職益謹卒能全其身完其家蓄其子孫以至于今盖歷百餘年鄉里稱仕宦家必以嚴氏為冠公之平生大畧載于國史郡志其詳見于鄭庶子王教授所為記可考至是公之曾孫思南府推官績慮公事行湮晦奉家録二帙入京謀于今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將刻木以傳盖太

保公嚴氏外孫也為編次為六卷名流芳録乃率之來請序寛生與公鄰郡幼則聞鄉人多談公事至稱其家必曰嚴府葢重之也顧惟後生寡學恐為公辱而何以為言哉是編凡公居官屢蒙恩旨直述于前不敢潤色恐失實也次則公象賛及記序碑銘等文而以南遊集終焉集則録公奉使安南時敕旨并與其國往復書于前而紀行詩則使廣西者俱在公喜為詩稿多不存存者特此又以見公有徳有文而漢吏亦有所不及云

壬戌會試録序

自國初來見於著令三歳一行必于歳首者曰朝覲曰科舉而已朝覲即古所謂述職當其時天下有司咸集于京師察其政績而黜陟之為吏部事科舉今所謂會試當其時天下士子咸集于京師考其文詞而取舍之為禮部事皇上御天下之十五年為弘治壬戌之春朝覲事畢次及科舉禮部尚書臣傅瀚等上疏言故事會試當用知貢舉官臣瀚與左侍郎臣張昇右侍郎臣焦

芳各以事不預請簡其人以充於是吏部右侍郎臣王

鏊特奉命攝其事臣寬適承乏翰林則命偕侍讀學士

臣劉機充考試官其同考試官為侍讀臣白鉞修撰臣

朱希周臣倫文敘編修臣羅欽順臣陳瀾臣葉德臣豐

熙臣劉龍檢討臣劉瑞都給事中臣屈伸給事中臣徐

忱員外郎臣張天爵主事臣楊子器臣冒鸞監試為御

史臣張綸臣余本實餘自提調以下各執其事於是士

自舉于鄉合累科來試者及先是從乙榜分教于外限

年許復試者總三千七百餘人論經量地取之必均然亦未敢專也則具數奏請聖裁已定始按卷啓封列其名氏而榜示之又擇程文刻之臣寛謹序其事蓋臣觀于今日士至數千可謂多矣及所取士止於三百其數不及什一亦可謂精矣精則皆其人而無不得者春秋葵邱之會四命曰取士必得彼所謂得特伯者之佐耳卓然天朝稽古建官惟賢惟能始克任用其盛與三代並稱何五伯功利之徒之足云耶然自古之賔興法廢

舍德與行惟于藝而考之文詞亦藝也出於心思而著為手蹟猶夫言也惟于言而取乃可疑焉蓋昔孔子嘗使門人言志矣他日則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觀其行矣又曰察其所安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既聽其言必觀其行既觀其行又必察其所安乃已今之取士徒據紙上數千言能合乎理通乎政務而文采可誦以為能盡其人可乎仰惟皇祖立法萬世常行而於科舉一事悉罷前代

詩賦諸科必以明經為本端其習尚已為近古至廷試復賜之策問以觀其志既第其人則授以官授以官則試以事試以事則考其績其在外服而來朝者又使各述所職以察之是故取之於前者雖據乎文詞考之於後者必本乎政績實與古敷言試功之意同則其人亦何所掩哉惟今歲當述職之餘上特詔吏部進退人才必考驗其實以為勸懲繼自今凡入官有異等者必賞宴賚以榮之且將超遷以顯用之否則黜絕之殆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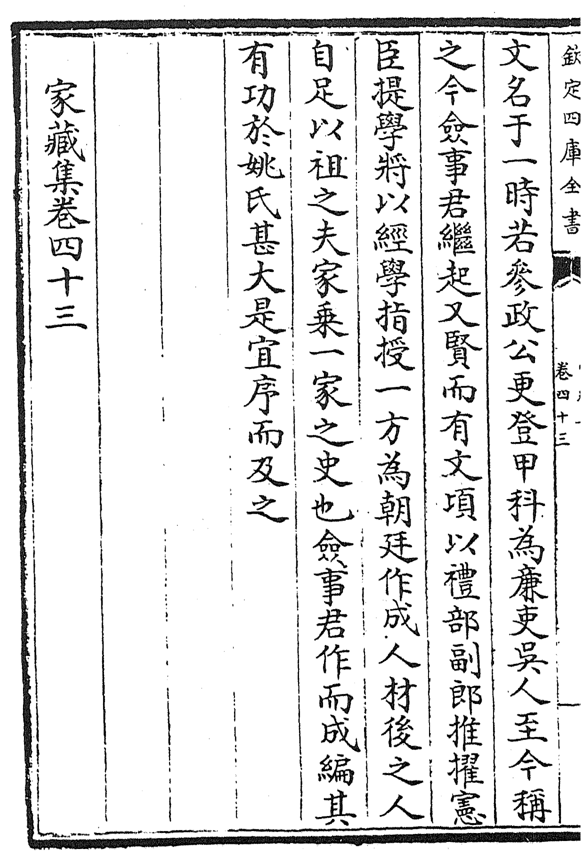
容又與古慶讓之意同臣寛幸從史官後敢特書聖政于會試録首以示士子且以播之天下也

慈溪姚氏家乘序

浙東稱舊族有慈溪姚氏其先為越州人在宋曰嗣宋者仕慶歷間為潯州守再世曰溱始遷慈溪自宋歷元至于國朝族人益蕃故廣東參政堂其裔孫也考其先可知者上至十五世為族譜譜成殆四十年于此其從子廣西僉事鏌續修之又下及三世曰譜則備矣惟先

世自元國子助教登孫而下文詞多散失幸見於板刻行世者猶存一二至自宋以來名公文詞為先世作者亦多存焉別為集以次於譜之後若近世所受累朝誥敕尤有光於家世者則謹録其文以冠于集之首總名之曰家乘以參政公守蘇時予猶為諸生而其子鄉貢進士鉌舊嘗同學之故來以序請夫自魏晉以來人重門地延至于唐山東諸族往往以婚姻相陵或舍其鄉里而妄稱或棄其祖宗而他附其弊至此夫古之得姓

必始于聖賢及諸侯大夫後雖别而為氏自非若漢唐賜姓以亂之特有盛衰嗣絕之分耳故有得姓之家必有受姓之祖其理曉然如姚之得姓本出於舜越中尚名其邑其後子孫散處天下而曰思廉曰元崇尤顯于唐為當時名臣今皆不之祖斷自潯州府君始所謂據其可知者其派的而正其事合而明足以傳信于家雖其人不甚暴著然處者有隱節而多行義出者盡官守而多材能其由科第為儒官者不但能立師道又多擅



文名于一時若參政公更登甲科為廉吏吳人至今稱之今僉事君繼起又賢而有文頃以禮部副郎推擢憲臣提學將以經學指授一方為朝廷作成人材後之人自足以祖之夫家乘一家之史也僉事君作而成編其有功於姚氏甚大是宜序而及之

家藏集卷四十三

家藏集卷四十四

明 吳寬 撰

序一十四首

劉文恭公集序

文章之士世固有之山林之間賤而在下者其文既多晦而不傳至於貴顯之人或放而無行讀其文者且唾之況欲其傳哉夫人自少至老矻矻然執筆纘言能造其妙者幾人幸其文之妙矣貴而鄙其行賤而掩其名

欲其傳又難如此寬故於鄉先達文恭劉公之集讀之所以深歎也劉為吳中世家自宋以來以儒宦相承入
國朝值家中衰而公居貧力學未嘗降志永樂間竟取科第入翰林益篤於學纂修講讀皆稱其任文名既著有求者輒酬應之若不辭拒然平生慎許可少假借言之所施未嘗狥俗以悅人人亦未敢易而求之也蓋公為人儉質無華而少玩好靜退不競而絕奔趨故形於著作者不以險怪侈靡為工往往於和平簡澹之中而

有温純典雅之意知公者以為似其為人焉公既没藏于篋中率多亂稿其子瀚從仕中外皆以刑獄為職未暇編次及是以陜西按察副使致仕使以其暇為之以寛居同里及仕又嘗同朝契好甚久乃奉其遺稿以示俾序其首寛生也後不獲承公之教特從諸生中一嘗望見其顏色而已今幸得其遺稿而讀之亦何異蒙公之指授者顧淺陋之學雖按察君繆加委重其非公之望乎既辭不獲他日君則以書俾其子今直閣尚寳卿

祭來言曰某老矣先子之文將板刻行世願序文之及見之也蓋公在翰林最久後自國子祭酒擢少詹事官亦顯矣而公所以儉質靜退者自持愈至猶夫山林人也故其行巳鄉人知之同時之人知之遠方後輩或有不知者將無疑其文乎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敢書曰此有德者之言也學者宜相與傳之公没後數年天子念公為春宫舊學之臣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曰文恭而有司復祠公于學宫知德者以為合于公議云

同年三友會詩序

成化壬辰登進士第者二百五十人可謂多矣自壬辰至弘治癸亥三十二年亦可謂久矣前乎二三科其年益久則宜其人益少然未有少于壬辰者盖仕者僅三十人仕于朝者僅三人寬與工部左侍郎湯陰李公時𨓝右侍郎德興張公憲廷式而廷式又分司于外歲惟一至而已今歲廷式既至三人者相語曰聖天子方膺萬福又幸四方無虞三邊少警且朝廷舉燈假故事

與臣民皆樂吾三人更不接杯酒以為一日歡所謂同年會者不幾於褻乎乃正月九日初會于時鼆宅酒半時鼆出松竹梅三物于盎致席間以為玩曰此昔人所謂歲寒三友者今日殆似之相與一笑十四日再會于家二十日三會于廷式公館館為建安楊文敏公朝房即所謂聚奎堂也凡為會三人者性皆不飲終席醒然清言不窮善謔間發歡洽累日契好益深退輒賦詩以紀其事又以齒為序即三物各占其一更倡迭和不覺

成什噫往歳為會座客滿堂起坐諠譁勸酬淋漓若以為樂惟夫人之衆也情話不交雅音不作闃然而集関然而散不啻市人之于朝暮者孰有旬日之内為三會之頻三會之餘得諸詩之富者乎况禮不忘恭樂不失正以道義相期必託于言以節操相勵善取諸物豈以酒肉為事求一餉之樂如聚蠅蚊為昔人之所譏者乎乃録其詩請國子典籍陳啓陽繪圖以冠而寛復序之人藏一卷傳之子孫以講世契亦足以有徵也

五同會序

自有人類以來其世茫然而無窮人生其間大率百年生乎吾前者瞻之不可得而接生乎吾後者顧之不可得而待乃於無窮之世相值而同時其亦難得也哉夫既生同其時矣或居有南北之隔居同其鄉矣或仕有内外之分使又居同其鄉仕同其朝不益難得也哉雖然三者既同或不同志而同道猶夫古今南北内外而已亦何難得之有吳人出而仕者率盛于天下今之顯

于時者僅得五人曰都御史長洲陳玉汝禮部侍郎常熟李世賢太僕寺卿吳江吳禹疇吏部侍郎古吳王濟之及予為五人去歲五人者公暇人輙具酒饌為會坐以齒定談以音諧以正道相責望以疑義相辨析興之所至即形于詠歌事之所感每發于議論庶幾古所謂莫逆者同時也同鄉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同道也因名之曰五同會亦曰同會者五人耳禹疇以越人丁君緣妙繪事俾寫為圖飾為長卷推予序其首圖中坐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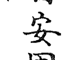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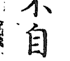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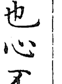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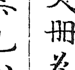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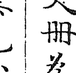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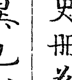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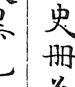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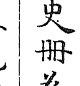
左者爲予並坐者世賢前行者爲玉汝次濟之又次則禹疇皆容貌惟肖氣韻奕奕獨予白髪蒼顔頽然以老可歎也五人者初期相續爲會不巳未幾玉汝擢副都御史赴南京濟之以外艱去自是會者惟三人予年既髙又將引退雖後之來者當復盛予固不可得而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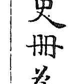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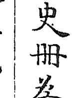
送太子太保戸部尚書周公致仕詩序

古者四十始仕七十致仕大率仕三十年耳後世入仕不限以年若致仕則與古同不特三十年矣因其仕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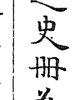
之優近制凡年六十上下俾不得仕其退之之易至此非以後來選人積滯為此一時疏通之計乎然固有進之之難年踰五十遷延銓部而不得仕者及入仕有未及三五年而遂去者矣仕途之窮又至于此蓋以年論者待羣吏然耳若大臣則不拘乎此而久任之自漢以災異策免三公於是大臣去位恩禮衰薄至身不能容書之史册為千古之恨夫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其遇災異也心不自安固難立位乎其自處之道固宜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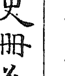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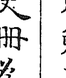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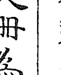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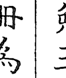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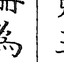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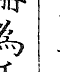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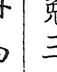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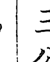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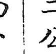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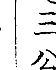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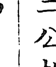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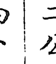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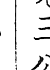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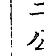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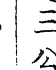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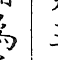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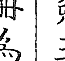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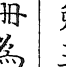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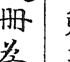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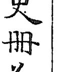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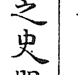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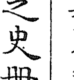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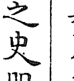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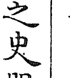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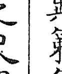
















豈上之處其人哉盖當擇其人于將用之時不當黜其人于方用之日擇而後用用之必久待之自與羣吏異等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既惟其人其退自有不得而易者頃者大臣上章請去者五人上重其去降温旨慰諭之已而且許之五人者其一為太子少保戸部尚書周公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甲科佪翔翰林春坊者幾三十年史局編摩貢闈考校皆舉其職上在青宫公為講官尤多啓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士而已一旦朝廷畀

以政務凡禮儀銓選皆若素習通儒之名翕然以起及掌戶部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為之有古大臣風顧公夙夜在公籌度國計而其勞亦甚上所以終憫其情而許其去也歟彼以適有星變而疑舉漢故事者世道方升監於三代一時敝政果足取法耶五人之去皆被恩典公得加太子太保尚書如故且令有司行優老之制仍賜之敕所以褒美者甚至曾謂漢世有是哉公卿大夫于公之去羨而惜之者不能已於情亦不能已於言

也相率作詩送之郢城侶公以都御史代謂予與公僚契最久也請序其首不敢辭

送南京兵部尚書韓公詩序

頃予奉詔修大明會典凡令甲所載諸司送上者得以編覽仰見高皇帝立國之初經營締造日不暇給而右武之時於兵戎一事尤勞聖慮蓋府衛統成什伍團結營屯聯比城隍環護至於廐牧器械之類亦無弗備所以安內攘外居重馭輕以成萬世之治者其事皆掌于

兵部可謂任之重者矣自永樂間定都于北而兵部所掌如故蓋王蹟肇基所以建不拔之業垂無窮之統者在此於是其地稱南京朝廷特敕勲臣一人專總機務即周之保釐唐之留守之意而兵部尚書獨得參賛其間可謂任之益重者矣故南京並設六部而兵部為要者其官等其任重也今歳兵部有尚書之缺命吏部集大臣推舉得本部左侍郎洪洞韓公縉紳交賀皆以為得人蓋南京倚江帶山地大物衆遠距三千餘里然朝

廷視如三輔無東南之憂者特以一二大臣坐鎮之耳夫法不務乎紛更威不尚乎姑息復世俗于淳厚識事變於幾微使人相生相養而不知其功者惟簡重清恪有雅量者能之而公實其人此今日以為得人也或以公有是德器且達于政事勤于問學宜留以近天子助治化顧輟之于外可乎夫南京不宜以外視固舊都也有機務有兵戎之事所謂任之重而益重者他日天子念公久勞于外直以御璺數行召公還朝亦何難之有

于是少師馬公及侍郎梁公與公有同僚之誼既得諸
公贈行之作乃以序文委予予與公相好惜公之去亦
不能留也聊書以俟

衢州府志序

衢州府舊有志自元以來亦既屢修之矣今太守姑蘇
沈侯復修之者何盖歷歲既遠雖山川如故而疆域或
分況田疇益闢而戶口或衍與夫人物之盛衰公署之
興廢賦税之厚薄物產之多寡古今有不同者其能已

于復修乎且舊志府與縣分載其事若無統屬侯復以為不可於是致仕教諭開化吾君昇始承侯之意檢閱故籍捜訪近事以終之而教諭西安吳君夔復助之而成此編得若干卷侯以考績至京來告云凡衢之人之游于斯者數輩皆以序文請夫衢入國朝隸浙江為南境土沃民勤號稱善地若名臣賢士之出尤盛固不暇論惟宣聖正宗越自魯地從宋南遷賜居郡城巍然廟祀故衢雖列為一郡實與闕里南北相望天下言故家

舊族者莫能先之其地增重非特所謂善而已侯少與其仲連登甲科並通朝籍及出守于茲嚴於持身而勤事愛民治行甚著頃郡事繁冗而路要衝獄訟驛使紛然盈前鞅掌之餘方為此志其高于俗吏數等矣而彼之為俗吏者自以簿書為能必訾以為不急之務抑孰知其所以為急哉孔子以夏殷之禮能言之而歎杞宋之不足徵者以文獻之不足蓋文獻之所繫如此然則今日衢之文獻足矣後世其亦有所徵哉

山東泉志序

山東泉志六卷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吾友徐公仲山官水部時治泉而修者也首載諸泉而以泉圖冠之次河道泉所入之地也次堰壩泉所行以障之者也次牐泉所入以節宣之者也次題名其官皆為泉而設者也次碑記其文皆為泉而作者也總名曰山東泉志山東者後世之所稱古齊魯之地是也公以志宜有序間以書來請夫泉或出于山或發于地天下有之不特齊魯

之地而齊魯諸泉浚之獨為有用者以漕河近其地惟浚之則收其利可以運載以足乎食也若孟子謂禹治水掘地而注之海惟掘之則去其害可以樹藝以得乎食也夫水之與泉其大小不同其利害可得而言也公自蚤歲讀書已識治道及登甲科分司於外究心泉事竟成治績自是出入勤勞賢名益起遂從方岳進擢內臺奉命巡撫復臨山東則責任日重非治泉比既於民事益加容心其流恵澤以利乎人者亦豈泉之比哉憶

在成化間公方治泉而予適上京相遇于濟寧同謁孔林行經泉上已歎其督治之有方及公受代而還則出所謂泉志者相示今計其時已踰二紀而此書猶存豈意復為序其首耶執筆之際而感慨係之

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弘治十六年六月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等上言宣聖孔子之後自漢以來累加封典至國朝以其嫡裔一人定封衍聖公專奉廟祀所以褒崇之者益重今六十二

代孫曰聞韶次當襲封謹奏上若曰崇儒重道莫先於
孔氏其亟行之事下吏部遣官詣闕里傳召命乃是歲
九月公乘傳至入覲已有詔聞韶其襲封衍聖公如制
公感恩擇日上表陳謝如儀他日上益思所以褒崇之
者特遣中貴人持玉帶一麒麟文綺一以賜仍畀之璽
書以侈其事一時文武廷臣下暨宿衛將校至都人士
見者莫不稱歎曰朝廷待宣聖之後其盛如此吾等何
幸身親見之越月公卜日將還館閣自少師劉公而下

以皆誦法孔子獲見其後際盛時被盛典相率為詩篇以贈詩成以其序屬之寬寬愧而謝焉不獲則亦何說之有蓋自有載籍以來莫古于六經其次為論語為中庸又其次為家語其書皆出孔氏乃天下萬世之所傳者也是雖非孔氏之所得專則固出於孔氏者也惟其書出於孔氏為孔氏之後者必先傳焉夫其先傳者為六經為論語為中庸為家語舉諸子百家之言雖廢之可也他尚何以加之今觀諸詩之義亦惟稱歎其盛而

已未敢有助於公意葢出此然公於是試一讀之必思所以仰答乎上自不能已雖謂詩之有助於公亦可也若如其先僖對漢章帝之言此乃崇禮先師尊崇聖德非臣一家之私榮則亦誤矣葢章帝作樂以祀孔子是固為孔子也推其世澤而榮其後人為後人者其復以僖之言自處乎閭韶為公名其字知德生二十二年矣為前行聖公以敬之子今太子太保長沙先生之壻莊重靜黙動止有儀人以為得内外之教云

送陳都憲玉汝赴南京詩序

頃予與鄉人之仕於朝者姚城陳玉汝海虞李世賢松陵吳禹疇震澤王濟之為五同會蓋襲睢陽之意而循洛社之例職務之餘期月一聚飲以釋其勞相樂也未幾玉汝擢左副都御史于南京因歎良會之不常感樂事之難久有不勝其慨然者於是玉汝行予作詩贈之世賢而下和之凡與玉汝厚而能言者復和之詩既成什有謂玉汝之去一人耳而留者四人四人猶足以樂

而一人離羣索居其必不樂可知此殆未知玉汝者夫南京玉汝疇昔游宦之地也公署所在左山右湖極其勝槩聖祖之所肇建以為法官引觴之助見於奎章可考謂玉汝為不樂可乎玉汝且多雅懷善吟詠清時佳景觸目皆詩至若春水方生涼風或發率甲士泛戈船練兵於龍江鷺洲之間如漢昆明故事先聲所至盜賊屏蹟上下千里居民行旅晏然無驚以盡職務以揚聲名謂為不樂又可乎文事武備兼于一身且為玉汝壯

之豈特樂而已詩宜有序予於五人中年最高故書之

重慶劉氏族譜序

族之有譜非特觀其族之盛亦繫乎世之盛而後作也凡譜皆藏於家惟歐蘇氏之譜見於集中遂傳於世今以蘇氏論之自唐爲蜀人既有文如老泉者而老泉復有子如軾轍者考之當時宋興平蜀已百六十年居民樂業文治大行地雖險遠而蘇氏之文章已盛于天下譜之所作宜其時矣盖人處亂世父子兄弟且不相保

況宗族乎及世已定始得全其生保其家久之族人益蕃而又得有文者出譜之有作固族之盛而然亦世之盛然也自元季之亂湖湘之人往往相隨入蜀為避兵之計皇朝應運以次削除羣雄而王蜀者自若乃洪武四年天兵始平之蜀固樂土也當是時劉氏有自興國而來曰珉一府君者遂定居重慶之巴縣盖百五十年于此矣傳六世有登成化已丑進士第者曰規仕于朝為才御史御史君生三子曰春曰台並首冠鄉解春登

成化丁未進士第今為翰林侍讀學士台登弘治丙辰進士第為禮部主事皆以文行稱于士林若族人成材者尚多劉氏故有譜遭亂散失莫能究其先世特里人呼為大袖劉氏蓋以其先業儒而服縫掖也至是御史君始復作譜近自珉一府君始可謂不失之誣矣其法以古人五世為一圖者未可用而獨用長寧周氏九世之制其說自見於譜例譜成學士君請序於予噫劉氏其盛矣皇朝之盛不于此而驗乎

名賢確論序

名賢確論一百卷皆唐宋人所著也其説散見於文集中或病其不歸于一輯成此編以便觀覧其所論遠自三皇近至五季或論其世或論其人或論其事或專論或通論上下數千百年皆具于此夫人生乎千百年之下而欲論乎千百年之上其世遠其人亡其事隱考其治忽辨其賢否求其得失以為定論其亦難矣蓋人生同時者每有愛憎之心其居異代者必無好惡之念此

人之常情而名世之賢又不必以此語之也惟世之立
論者逞異以為高出奇以相勝人自為説不肯附和如
法家之斷獄得其情者固多或失于慘刻流于姑息者
其刑未必皆平也故雖文章大家君如武王以為非聖
臣如馮道猶以為賢史筆操縱一至于此他尚何望哉
錫山錢孟濬出江南大族好為義舉以此編不能家有
因刻以傳世來請序于予自頷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
既久始克書而歸之惟此編特出于唐宋之人予猶恨

其不上及于漢如賈誼過秦之類豈漢以來别自有編耶

完菴詩集序

夫詩自魏晉以下莫盛于唐唐之詩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巳其餘誦其詞亦莫不清婉和暢蕭然有出塵之意其體裁不越乎當時而世似相隔其情景皆在乎目前而人不能道是以家傳其集論詩者必曰唐人唐人云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于胸中者有高趣故寫之筆

下往往出于自然無雕琢之病如韋柳又其首稱也世傳應物所至焚香掃地而子厚雖在遷謫中能窮山水之樂其高趣如此詩其有不妙者乎完菴先生劉公少為刑部屬出僉山西按察司事居三載即棄官歸吳中年始五十耳公神情蕭散無冠裳之累其家長洲之野江湖之上日玩雲水不足引水為池累石為山號小洞庭與客登眺以樂與至輒瞪目為吟哦聲其詩專法唐人語多與合當時所與倡和者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及

隱士沈石田數人而已自公之没而徐祝二公相繼下世吳中風流文雅不可復見矣予于公為後輩而託交久成化辛卯予北上與公别明年公遂不起竊恨之于是公之曽孫布登進士第既喜公之有後而布嘗輯公詩名完菴集者請序則又喜其詩之不亡也完菴者公歸田時號也自以保其身名幸而無虧如玉返璞以全其真觀公晚節之善如此又唐人王右丞輩所不可及者其詩僅百篇所遺者尚多讀者如得其為人則又奚

以多為哉

西潭詩槀序

故黄州守華亭陳君一夔性喜為詩自為刑部屬吟詠不以公務廢退歸私第不問家事意惟在詩或朋游聚飲衆方舉盞諠譁獨凝然注目其意亦在詩也一夔為人清儉静厚治獄不苛鄉人服其量隣家感其徳藹然君子人也嘗以年勞擢湖廣按察司副使未行俄與同官數輩坐事槩降外任去為瑞州同知居三年有惜其

困者遷高州守高州在嶺南為蠻夷瘴疫之鄉官雖稍
遷意更不樂復有惜其困者移守黃州及聞命則已病
矣竟卒嗟夫詩人例多窮其言果可信耶一夔在刑部
時所與倡和者有餘姚陳匯之崑山秦廷贄黃巖王存
敬吳江趙栗夫其後匯之調官死廷贄存敬皆擢官遠
方亦死今獨栗夫在尚留滯浙江提學多窮之言于是
益信一夔與予相好公暇過城東必造予園居徙倚樹
石間輙留詩而去其號西潭用以名其藁嘗持藁數册

婁予序後聞訃竊悲其不幸至此不忍發而視也顧其子悅屢以書來促曰先人傳家無他物惟書數百卷詩藁數冊而已幸哀其窮而卒書之夫窮而後工又歐陽子之言自一夔赴瑞州及入嶺南悅復輯其詩為二冊夫其窮益甚則其詩當益工予又安忍視之特書此以慰一夔于地下且以為悅孝思之慰云爾

弘治壬戌進士同年會錄序

今之登進士第者多為同年會然莫盛于初會之時蓋

其人皆聚于京師方釋場屋之累而觀朝廷之尊且被冠裳之華而無簿書之冗一旦張筵合樂舉觴勸酬其情豈不暢且適哉弘治壬辰登進士第者三百人乃八月廿二日會于城東武學循故例也夫國朝令典進士傳臚之明日必賜宴于禮部其會尤盛然出于天子之命公卿百執事之臣皆在又有勲戚大臣一人奉命主宴于上終宴無敢諠譁者故其會也以法若夫斯會則坐以齒序初無甲第之拘飲以量釂不必監史之佐熙

熙然意氣相得契好相敦故其會也以情情之暢所以
濟乎法之嚴惟法之嚴所以益見乎情之暢也歟是會
也衆推張龍汝言為醵首他日偕會中數輩來告曰凡
為會必書其人大畧與所授官刻之為小錄亦近例也
幸忝門下士敢以序請予未暇及又二年復來告曰同
年授官且徧矣爭欲得一編以藏顧卒書之蓋進士之
制有登科錄以傳于天下有題名碑以樹于太學所以
重其事者豈為其人誇詡之資哉亦欲覽之者警動于

心耳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夫三人至少而猶有師況三百人之多乎其人善不善固吾所以為勸懲者也今三百人一為會之間即成此錄而必繫其官官有內外皆為天子分治政事出入迭為不終其職然而卒有內外之分以美不美為言者此流俗之見也故覽是錄曰某也官美不必羨也不若論其人之善善吾效焉曰某也官不美不必厭也不若論其人之不善不善吾不效焉使其人官美而不善非惟不羨也且厭而不效

矣使其人官不美而善非惟不厭也且美而效之矣葢官之美不美在外者也人之善不善在内者也君子將重其内乎抑重其外乎亦不惟其官惟其人可也然則是録雖若簡畧然資於吾者多矣昔司馬文正公序諫院題名有忠詐直回之語今是録亦題名類耳乃特發文正公意以告諸君惟勿以詞之費而少省之則幸矣

家藏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七十四 集部

家藏集卷四十五

明 吳寬 撰

序一十三首

趙隱君叔敏五十壽序

蘭溪吳令濟告予曰經之内兄趙叔敏氏宋清獻公後也其六世祖諱景文者寔公之七世孫自太末來主蘭溪薄因家焉母吳氏經之姑而先禮部府君之曾孫女也吾姑蚤失所天而能教叔敏以下三子至于成立令

叔敏生五十年矣隱居于家樂善好修鄉稱長者而有子庠為邑庠生學且有成吾將因叔敏始生之日慶之或者拘以三壽之説謂其年數未及乎此而慶之無謂予以為何如予曰令濟曷不觀諸記禮者之言乎人壽以百年為期故禮百年曰期五十者百之半也以一日譬之五十以前日之晝也五十以後日之夜也以一歲譬之五十以前歳之春夏也五十以後歳之秋冬也此其天時之遠近長短雖不同而其理無不同者然吾遂

得以人事譬之則莫若治田為切夫治田者凡所以履塗泥冐風日以勤動其四體者皆晝之所為也至于夜則休息而安矣凡所以反土而耕去草而耘以培殖乎百穀者皆春夏之所為也至于秋冬則穫而食矣今叔敏之播德于家種德于躬至于五十年之久猶治田者之勞于晝于春夏者也自是而往逍遥乎杖屨飽煖乎肉帛以備享諸福至于百年亦猶治田者之逸于夜于秋冬者也夫然後月可慶也時可慶也歲可慶也奚必

下壽中壽上壽而後可慶哉則是慶也非慶之始歟且吾聞清獻公之為人也以寛厚仁恕為宋名臣並時若眉山蘇長公稱其以恵術擾民如鄭子産而至今閭巷小民皆能道其名字其德之厚可知趙氏之田可謂美而腴矣又況有若叔敏者竭力鉏耰于其上乎吾見公之所遺者不惟可以飽叔敏而且及其子孫百世而有餘也則是慶也又將為後世之慶之始歟令濟曰諾吾其慶也

偕壽堂詩序

偕壽堂者林君朝信與其弟廷孚奉其父守軒先生其母夫人夏氏之堂也堂之作久矣今年朝信考大行人最擢監察御史其父母之年適皆六十其生之朝適皆冬月心竊幸二親之俱存而錫命之封來且有日此偕壽所由題其堂也於是京師諸縉紳相語以為此林氏之盛事不可不聲諸詩一時大篇短章鏗然並作總得若干篇朝信來請予序之予憶家食時常過林氏之居

居邇邑治胥徒號呶閭閻書聲琅然竊異之入其門升其堂弟子數十人列誦左右甚恭一人方冠古衣而中坐者守軒先生也揖予入坐頷堂之前楹揭守軒二大字予因指而問曰先生之所守者何哉曰守吾職而已予又向曰先生之職若何以守之曰布吾衣屨吾居犁吾田讀吾書而已矣雖然豈惟吾之職哉推而言之天子有天子之職諸侯有諸侯之職卿大夫有卿大夫之職天子守其職則天下安諸侯守其職則國安卿大夫

守其職則家安士庶人守其職則身安身安則可以保手足完髮膚而天年全矣蓋予昔之所聞于先生者如此令者朝信之請其言固於是乎驗然先生之所以全天年者固驗于所守之內而他日之受天恩又有得于所守之外者則孟子所謂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言不于是乎又驗哉彼夏夫人之行不出閨門吾固不得而知然以先生之為人知其必有妻也諸縉紳之詩所以發揚偕壽者至矣吾固即守軒之說以著其偕

壽之自云

壽賀感樓先生序

先生長于予能忘予年而辱與為友其于文事相我導我者多矣及予官翰林與先生别者三四年又不忍疏予數貽以書所以相我導我者又不止于文事予媿乎其言也今年其仲子恩以京闈解元來試禮部予問先生起居何如曰猶前日也談笑何如曰猶前日也飲食步履何如曰猶前日也則既為之喜及問先生之年曰

六十矣其生之日曰二月廿又一日也予念無以謝先生者欲為文以祝願其壽則莫若稱述其為人也盖先生之先有曰公宣者仕國初為大理評事居官廉平能以貧乏遺其後人生復菴府君復菴生先生其貧乏自若少乃教授里中講説義理輙旁引曲譬以開諸生非世所謂句讀師也搎筆為文章一法廬陵南豐簡約而理足平易而味長知言者與其文平生不信浮屠不尚巫祝凡邪妄不經之事一切屏去曰吾知盡人事而已

其治家歳計月量卒致饒裕厚于御下故童僕之職益修儉于自用故賔客之奉不絶常慕鄉先正范公為人欲為施貧活族之舉若待其弟常之曲盡恩意尤人所難及者教養諸姪與其子等里中薄俗為之一振知德者又與其行夫大理公位不酬德弗究厥施先生以文行承之能不愧為其孫孝也解元君方將擢甲科登貴仕以大究厥施先生以文行啓之能不愧為其父慈也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先生殆詩所謂君子耶則壽

至于期頤皆自致者而亦何俟于祝願哉予故特稱述其為人

壽陳未菴序

陳未菴先生少與其兄醒菴先生同侍其先太史公居京師一時館閣諸大老皆及識之故其間見博而學問多翹然為呉中士林之望其生永樂壬辰至今成化乙未年六十四矣寛少未菴餘二十年辱有斯文之契而闊别以來思所以壽之者葢甞讀醫經曰八八則齒髮

去夫齒髮去者衰之極也未菴之生適惟其時矣然予聞其壯貌若不相符者豈岐伯之欺我耶不然其所禀之異于人耶不然其所養之有道也蓋岐伯又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形與神俱此攝生者之論所以養乎血氣者也孔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乃獨置血氣而不理方以貪得為戒則專事乎理義者也以理義為事非養其心者乎故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

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若然則形與神俱有不足言者此儒者之效也非攝生者所知也夫未菴儒者敢以儒者之言為壽且以明其所養者有道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慶都憲盛公七十壽詩序

成化丙午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無錫盛公方巡撫山東遣人馳奏于朝曰臣明年年七十矣于法宜得致仕謹具疏以請上念公久勞于外詔允之且俾乘傳還鄉

人以為榮公既扺家與其弟時正處益相友愛鄉之士大夫從公游者杖屨不絶而公既解政務心神益閒適往來山水田園間飲酒賦詩甚樂也蓋與昔人所謂罷則無所於歸者不類公生以四月二十日先是時正以其子虞官于京師也俾請諸詞林先生作詩為慶而以序文屬之予予幸託交于公實知公平生大節一二因試述之公温厚君子也然當其立朝能言人所難言與為人所不能為者蓋為御史時武臣有矜功者則抗章

極論而無所畏憚為刑部侍郎時閹人有黷貨者則閉門自守而無所諂阿其特立之操雖素號剛直者或不能及是以與世多忤其身朝置于臺省廊廟之上暮已在于郡縣方岳之間而徊翔于外終老以歸也然公之心雅不以内外為輕重所至盡力民事如恐不及固有去任之後逾數十歲道經其地民猶相率枕藉車下而遮留之者及其出而巡撫則公黜陟均徭役至活飢民數十萬口而不自以為功此公所以壽者歟夫公之壽

亦未暇論予獨愛公前日能全身而歸榮被恩典進退之際無乎不善彼為富貴所累之人不啻如陷泥塗中仰望公于青霄之上而不可及有不勝其歎羨者矣詩凡若干首因序其上以及予之有感于公者併書之

少傅徐公壽詩序

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宜興徐公以年七十具疏請休致大畧謂臣居官四十餘年夙夜驅策苟免過愆今既衰老若復貪戀寵榮不

自引退恐犯不知止足之戒疏入上不允若曰卿先帝
舊人以遺朕用者何遽引退且有德望老成輔導年久
之褒仍令風雨寒暑免朝以優禮之公聞命感激不敢
再言遂强起視事初公之請老也士大夫相與歎曰今
之人名列仕版雖末秩微祿不忍舍去公位三公之尊
享萬鍾之富顧以盈滿為懼欲退居田里以全晚節一
何高哉及命下又相與歎曰昔之大臣不厭公議固有
使致其仕者今則勉留懇至視之真如左右手惟恐一

旦失去其恩禮所施又何厚哉然則公之所以自處與
上之所以待公者可謂兩得之矣乃七月二十一日為
公始生之期先時公率不受賀有言于公者曰耆俊之
重于世見于詩書傳記所載久矣公年七十為國元老
獨不宜賀乎且所以賀之者非特為公一身而已書曰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天子尊居于上
者也非大臣納誨輔德無以成斂福之功庶民卑處于
下者也非大臣宣化播德無以獲賜福之利公居廟堂

之上雍容自如校其勞若與百司日進章疏陳政事者有所不及然一言之入所以潛沃上心黙相治道而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者蓋不可以數計則公之壽豈不為上下賀哉其賀不已大乎自茲公其賛襄密勿康强期頤天子仰成永綏乎邦國庶民樂業長保乎室家其賀不已遠乎既已言于公寛輩幸有鄉邦之雅辱公之愛不敢以私自遠也倣古詩人之義致祝頌之詞而勉為之序

竹園壽集序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鄞屠公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曲陽周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鄆城侶公同生正統庚申至今弘治已未同躋六十侶公之生差先屠公稍後介其中為周公乃五月四日也是日諸僚友若戶部尚書祥符王公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烏程閔公吏部右侍郎舒城秦公戶部左侍郎靈寶許公右侍郎睢州李公右副都御史臨淮顧公及予七人即周公私第之後園置酒合

賀觴豆既陳冠裳輝映勸酬交錯俯仰有容及就坐清風習習入窗檻來若破新暑酒政斯行樂音具舉談笑歡呼起坐成旅情好甚洽賓主盡醉皆以為自有壽筵以來無若此盛者予忝預茲集乃首賦四韻為倡諸公咸和之秦公別集古句諸公又和之周公復自有作又咸和之皆以為自有壽章以來亦無若此盛者一時觀者相與稱羨以為三公官爵尊顯福履隆厚豈非當朝人物之傑出者歟予曰是固然然三公所以致此者亦

豈易哉當其畨歲刻厲學業始登甲科及既入官朝廷
歷試以事累建勞績始列大僚然位益高則責益重故
夙夜在公鞠躬盡瘁惴惴然以恐掄擇人才以任庶事
恐瘝厥官劑量儲蓄以資國用恐厲厥民振揚風紀以
率羣吏恐斁厥法仰思未得真有古人終夜不安寢之
意是以人見其今之壽耳不知其平生履歷之多見其
今之樂耳不知其中心憂畏之至彼僥倖之是圖逸豫
之是躭如世小夫之所為欲享其壽且樂不可得者則

所以致此者果易乎哉夫三公所以有今日者固出于自致亦惟其身之遭際耳葢生全盛之世立重熙之朝賴聖天子在上優禮之愈加信任之不貳得以成其壽且樂者不然亦豈可得哉衆以為然乃更舉觴以祝三公曰願自今躋于上壽黄髮在位益竭謀猷以副聖天子倚毘之心三公亦舉觴以酬曰願諸公同心以輔聖政流無窮之間為邦家光祝已衆授簡請載之予曰賔主之意見于今日之所倡和者已盡此可畧曰意之篤

者詞必複其何咢之有乃載之是集也坐有善繪事者為錦衣二吕君屠公援宣德初館閣諸老杏園雅集故事曰昔有圖此獨不可圖乎二君遂欣然模寫各極其態因按其次第繫于卷中其始並湖石坐者左為佀公右為許公一童子拍手導鶴舞以娱之為周公坐稍遠使其二子共具伯曰太學生盂棒杯前行仲曰刑部主事曾方拱立聽命並立竹間者左為李公右為顧公皆凝然有思若索句狀屠公則章已成一童子棒硯從竹

下書據石案而題卷者爲予共案坐而持箑者為王公執麈尾者為閔公亦若有所思者獨坐而握卷則為秦公其集句已就之時歟若二君左為紀右為文英展畫並觀而圖終焉園中草木非一種而竹多且茂故以竹園壽集題卷首卷成轉寫各得一卷藏于家又出屠公之意云是歲六月二十八日吏部左侍郎長洲吳寬序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閔公七十壽詩序

國家定都于北又及百年比來都下生齒益繁物貨益

滿坊市人蹟殆無所容自畿甸以達于外年穀屢登人畜厭食舟車轉漕數千里不絶可謂盛矣予嘗觀漢史稱文景之世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腐爛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竊歎其盛至此不圖于今日復見之何其幸哉夫漢之所以至此者豈世道之自爾良由文景在上清静恭儉有以致之耳考之當時為大臣者又皆質樸重厚以喋喋利

口為恥若執法之吏則有御史大夫直不疑之為人人稱長者此所以助成一代之治化也蓋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于無所措手足又何休養生息之有此法吏之得人民命之所以生全而國脉之所以延長也仰惟今天子在位一紀于兹聖德好生尤重刑辟治化流行固非文景之可儗至所以執法者則為烏程閔公公少起科甲初授監察御史已有廉謹名自是出入中外並為法吏名益

振于時遂以右都御史總督廣東西戎務自公愈持重不邀異功民夷感化嶺海晏然天子嘉之召拜南京刑部尚書居二年始改左都御史俾握臺印再加太子少保公居位更持大體憲度既肅獄訟尤清長者之風無忝漢吏于是公年七十上疏求致仕天子固留之且有端慎老成之褒士大夫以為榮冬十二月十七日為公始生之期其僚友右都御史侣公幸公之留而喜公之壽也告于法署諸公及與公素所厚者乃皆作詩賀之

倡公以予與公有鄉邦之契來以序請葢予又嘗觀諸史凡刻薄之徒深文巧詆號為酷吏未有不反中其身者惟德厚之人往往富貴壽考不少差爽固天道之自然也今天下如漢盛時非特殷富而已黄髮鮐背之老嬉游閭里所在而是問其壽非期即艾彼亦蚩蚩安知所以至此者則夫天道顧獨于公遺之乎自是公壽當加秩當增尚安于位助天子養育元元以成太平之治又将有序其事者然則七十之詩其殆首倡乎弘治十

二年歲次己未十二月望日

山西參政祝公夫人錢氏慶壽圖序

吳中以儒名家者錢氏居其一夫人則同知靖安州用昭之子而少育于其伯父樂琴先生㢠書以歸于今山西參政祝公公以文章擢高科以功業歷貴仕夫人所以享其富盛安榮者三十年于玆今公既致政家居夫人年且六十心安體舒視明聽聰怡然不知其老之至也其生八月三日子瓛既托畫史為愛日之圖而求太

史天全先生為文書其上矣其子壻湯瑄曰吾半夫人子也令為夫人壽獨無以寓其祝頌之意可乎則圖所謂麻姑赴宴者諉予書之予曰夫人之壽有太史為之文太史之言至矣予尚何言即予有言豈能彷彿于太史之萬一也瑄曰不然圖各有意意各有在幸予無終辭因為之言曰夫麻姑非世所謂有道而仙者乎昔之記其與蔡經王方平遇者其言荒唐怪誕不可盡信要之人少思寡欲以全其天年此事理之所固有若夫熊

經鳥申吐故納新而六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者此則所無也何以言之古之人若秦始若漢武天下之事其謀無所不至其智無所不得其力無所不取而于仙之一事終不可致不可得不可取者豈秦漢之謀之智之力不若人也盖以求于事理之所無者故爾夫人莫彊如秦皇莫富如漢武而于仙猶若此況下秦漢之萬萬者哉此世之君子所以無仙也今夫夫人生長儒族而來嬪君子以養其心以檢其身以和其家者既無所不

至可謂求于理之所有者矣是以康彊悦豫獲享大年豈非亦事之所必有也哉而况膺封典被寵渥有君上之恩娱心志享甘旨有子女之養其所以為仙者蓋多矣彼世之所謂仙者果足為夫人慕乎然則斯圖也可以無作而復作之者其亦假是以寓夫祝頋之意也夫

丁亥八月朔日序

壽王孺人序

成化十二年監察御史王君克深奉上命出按浙西蘇

松常鎮四郡歲滿將代還朝君廣平威人也母汪氏蒙
恩封孺人既壽且康以享祿養于家君欲便道登堂為
孺人壽來乞予一言予以君有可以壽其母者應曰唯
唯盖常鎮間有大渠凡兩浙漕粟率由此以達于江或
以其水淺隘宜浚鑿者言于巡撫大臣大臣適務納羣
策欲興利東南遂以其說可用也發四郡民夫萬餘往
赴其役然不知渠寔于漕舟無妨也時農方務収穫日
夜供賦稅事譁然畏行君聞之曰農既無暇又時向寒

人將皸瘃此豈施畚鍤時耶即移郡縣止之未幾天大雪寒甚江湖皆凍合人履冰而渡窶人僵臥不能出戶向之役者于是舉手加額曰我輩微王御史凍死水濱矣迨明年春雪益甚平地三尺餘菜麥皆不熟入夏淫雨連月下田成巨浸穀價踴貴民飢甚大臣遂下令勸分一時健吏奉行恐後料人貲產使出以助有司往往不得其實或盡出所有不足則伐木撤屋以給貧者貧者無實惠富者廢恒產人情兀兀相率有流離之勢君

廉知其弊復移責郡縣大臣尋亦悟事寢而人始安爭益感君君之行事它皆不暇書獨此二者有及人之惠故書之夫君之惠及人既多孺人之壽吾不能量也所謂有可以壽其母者以此孺人以洪武己夘生今年八十矣有四男子其季御史君一女適大理評事廣宗陳觀觀予同年進士云成化戊戌歲春正月八日序

邱母太安人壽詩序

當子産之初治鄭也輿人歌之有孰殺子産吾其與之

之語及三年又從而頌之予嘗歎春秋之世去古未遠
為國者以禮法繩其下下輙興謗如此及其久也政澤
既洽公論始定而頌亦興焉則又見人心之古猶自若
者向使子產之治鄭也未三年而止吾見其終負謗而
去安能自明于後世哉雖然謗者凡民之無知者耳君
子之察衆惡必不因凡民之言而無遺愛之許也鄱陽
邱侯時雍來守蘇郡郡甚大而侯之才則長簿書獄訟
談笑而辦治既有餘力將興文事舉禮儀而先之以館

舍學校之脩建當是時民固未信也相與譁然蓋陽受其役者雖若不堪而陰被其賜者亦不知也侯既以闊畧自信為之益力于是以例報政于朝槩以不謹去職一時士之有志于國家儲人才者相與深惜之然侯為人不獨長于治郡而已性且孝公務稍暇退事其母太安人者甚至凡吳中水陸珍品悉致之以為朝夕養及是將歸其家告予曰霽嘗恨吾母老不得專意養之今雖不及共臣職得共子職足矣且曰蘇之士大夫嘗設

二十題繪圖賦詩為吾母壽而序文尚缺願為我書之
予應曰諾久之始克酬其請葢昔之為賢子者養其親
也以道其為母之賢者享其子之養也亦以道以道雖
處窮陋之鄉終日啜菽飲水其中樂不以道雖處崇高
之位終日烹鮮擊肥其中不樂也惟宋歐陽文忠公之
貶夷陵其母言笑自若謂其子曰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人至今稱賢母子今侯之去職也亦三年矣子產之謫
雖不能止于當時而公論亦已定于今日其為之子者

既坦然而無愧則為之母者宜釋然而無憂而况人情安乎故鄉非若文忠之遭貶乎又有子專意以養不為官守之所紛擾乎樂其可勝言哉凡侯平日之為養必以禄俸吾恐鄱陽之人疑太安人之或有所不樂也故推侯之以道養者書以為序予又聞侯之將歸其鄉也道由吳中奉太安人以歸屬縣持白金為贐者凡千兩侯悉揮去不顧若然則侯之賢過于今人遠矣因書之以見其所為養者益以道云太安人某氏為贈刑部主

事某之配其生為正月三日明年壽八十矣

蘄母太孺人范氏壽詩序

太孺人范氏出京口名族為温州經歷蘄君某之配今翰林編修貴之母也少得婦道事温州有賢名温州以廉能為上下稱重去郡二十餘年人猶思之道京口者必問安否人以為必有妻以相之也初太孺人屢孕不育欲為温州置妾温州不可而止既而生編修君則太孺人年幾五十矣編修君志向既高力學不怠遂首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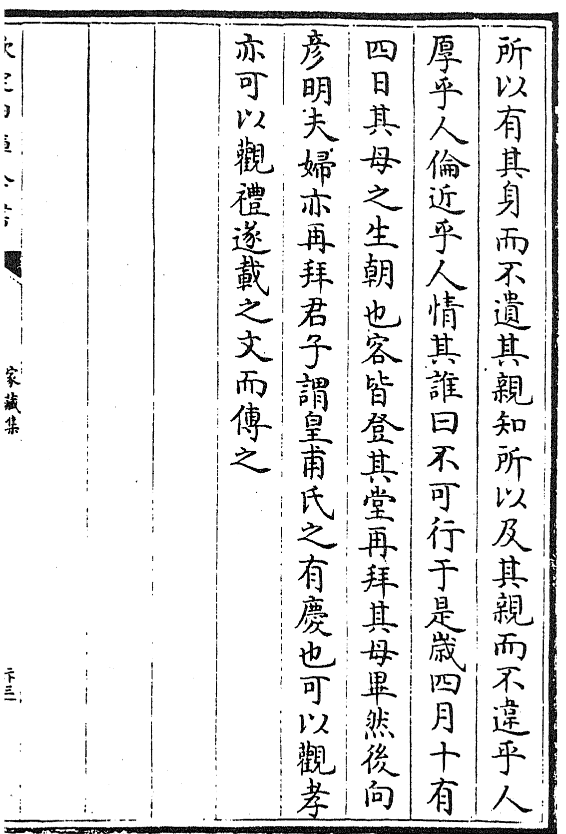
鄉舉及禮部廷試並在高等一日文名殆徧天下人又以為必有母以教之也其既授秩翰林乃迎養其母于京師居二年偶以私事乞歸于是太孺人當受封典有日顧不少留以待復從其子而行行有日編修君走予告曰吾母老矣以某祿仕之故往來道上不獲安居自媿無以樂其志者奈何予曰樂哉蓋男子生而有志于四方及壯而去之遠亦莫不以鄉井為念況年老者哉況若太孺人之處閨闥者哉暑雨初至河流暴溢順流

而南行不必至其鄉而樂矣及夫長江既達金山在望舟行而將艤則不必至其家而樂矣于斯時賔客親戚以及郡縣閭子之有壽母而歸也相率造門稱賀而子冠帶儼然侍立左右舉觴酬酢太孺人有不樂者乎曰樂吾所得同朝士大夫詩數篇將及其時歌以為壽願書其說于上遂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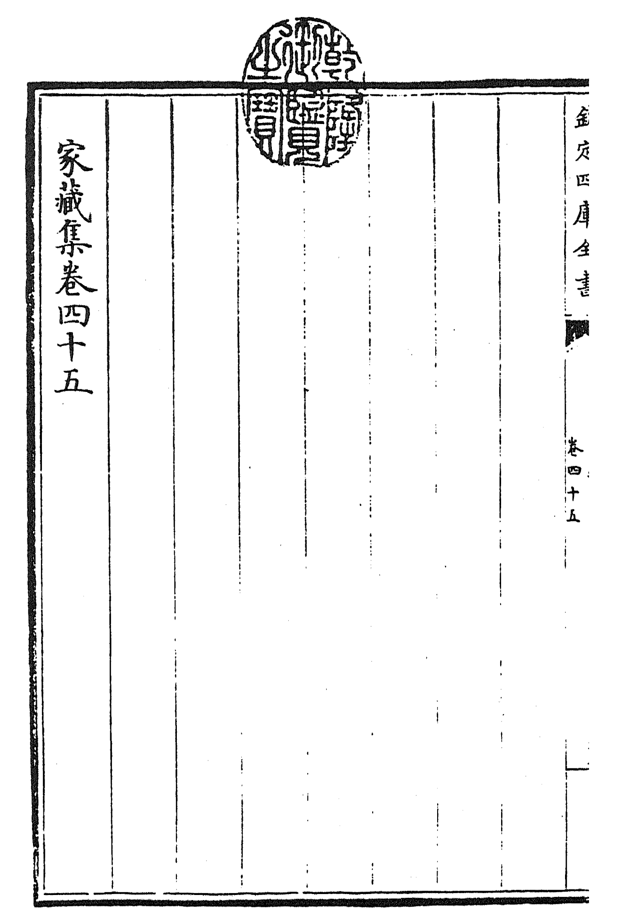
皇甫母壽序

今世以慶壽為事者歲不知幾人豈今之人獨好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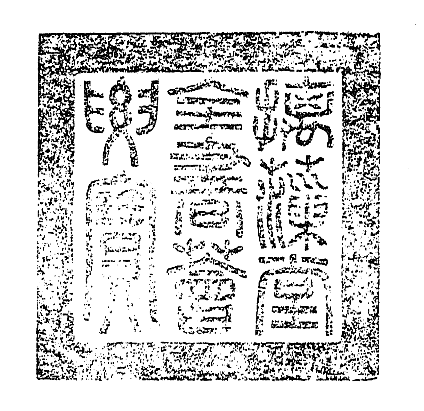
哉天下承平既久人得全其天年喜而有慶人情固然然慶者在人受其慶者在我能思吾身也孰從而生吾壽也孰從而致則世之不敢受慶者多矣吾邑皇甫君彥明以永樂巳丑生至今成化戊戌年既七十其配吳氏年亦六十有五親友將往慶之如常禮彥明瞿然不敢受然慶者亦闃然不可遏則曰吾幸有老母在堂明年壽且九十願移所以慶吾者為吾母慶何如其子信郡學生也使來質之予予曰若翁可謂善處壽者矣知



所以有其身而不遺其親知所以及其親而不違乎人
厚乎人倫近乎人情其誰曰不可行于是歳四月十有
四日其母之生朝也客皆登其堂再拜其母畢然後向
彥明夫婦亦再拜君子謂皇甫氏之有慶也可以觀孝
亦可以觀禮遂載之文而傳之



家藏集卷四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舉人臣郭履元